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舉人臣羅允文

魏書卷八十四

齊 魏收 撰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内分崩羣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覩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彊蓬華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

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元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天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横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

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内凊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定之世寇難既

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為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説玄易書詩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説者甚衆今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字元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所不通性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為禮經博士太祖以其謹

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後出為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禄大夫卒

子弼早卒

弼子恭襲降為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為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拜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河内太守延

和二年冬卒闕初中山龔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晉秘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

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為中書侍郎本國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皐子出為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為先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為非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常侍高麗使後出為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官至侍

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郎出為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年雖羇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為李訢所排擯退為中書博士後出為統萬鎮司馬徵為散令撰并陳

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行於世清貧守素
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為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為通宦恒
耽勤讀誦研綀經籍鈎深致遠多所博聞自周以降暨
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
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好事者覽之咸以為善焉

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為中書博士久之出為幽州别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産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為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宗廣平程駿金城趙元順等為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俱為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也恒即劉彧將軍王元謨舅子恒三子並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衰植杖巡舍側嵩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得及

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甥孫元明等每以為言恒曰此輩㑹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别構精廬幷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甞焉太和十年以恒為祕書令而恒固請為郡未授而卒時年七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祕書令史稍遷荆州征虜府録事參軍

陳奇字修奇河北人也自云晉凉州刺史騭之八世孫

祖刃仕慕容垂竒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髫齓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羣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祕省欲授以史職後與竒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竒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

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竒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竒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竒曰公身為君子竒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竒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竒曰侯釐何官也竒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内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竒付雅令銓補祕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

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雠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内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

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寛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擘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

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竒所注論語𤼵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内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寛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彊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

爽與兄仕國歸欵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馬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奬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

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

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

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歴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於渤海程元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曽謂其所親

曰覩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為首君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為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父魚之

歎方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求脩不易受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

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内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幷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古爰古參古修古

放古幼有人才爲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詩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户牖世人競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来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為我一說

蘭遂為講三司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以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

五經先是張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蘭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爲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爲學主故生徒甚盛海内稱焉又特爲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衆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平中爲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

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
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
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
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六世祖
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儒學相傳惠蔚
年十五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
九師程元讀禮經及春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

太和初郡舉孝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稱其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閭被勑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屈黄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至

尚書恵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沉涓澮朕常以為負矣雖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中尉黄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恵蔚曰此乃禮也而執法欲見彈

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深得禮變尋為書以與光
讃明其事先以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鑾庭議得
失尚書令王肅又助鑾而鑾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
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祕書丞武
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
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賛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
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祕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

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為神春秋以屬辭為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兹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絶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王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閲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循

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厠班祕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請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録欲裨殘補闕損併有無校練句讀以為定本次第均寫永為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

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黄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黄門久之正黄門侍郎代崔光為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祕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東强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肅宗初出為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禄大夫魏初已来儒生寒官惠蔚最為顯達先單名蔚正始中侍講禁内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

使加惠號惠蔚法師馬神龜元年卒于宫時年六十七
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子伯禮襲封
伯禮善隷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步兵
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史
子産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年十七
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乃師屯留王聰
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

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
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
原田猛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
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就之甚
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略
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
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
六年時彈箏吹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

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為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兖州有舊因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明同其事

夜至民間為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永熙二年遵明弟
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
於當年服義履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
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兖州徐
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有之
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憂故能垂
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
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猶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

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修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容尊賢罷吏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黄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

野人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
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
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澹焉
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
在臣託跡諸生親承顧眄惟伏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
以越分陳愚上誼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
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垂
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賁生平卒無贈謚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虬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琁華宮令孫惠蔚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之為司空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大尉徵為倉曹參軍出為沛郡太

守加揚烈將軍入爲太尉司馬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謚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日直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

每師受之際發志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諸經
偏修鄭説隂陽圖緯算數天文風氣之書莫不闗綜當
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戚名訪以疑義沖應機解
辯無不祛其乆惑後太守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桓
並徵沖為功曹主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闗事務惟
以講學為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嵗有數百沖雖儒
生而執心壯烈不畏彊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肇擅
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

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倮而葬者確而為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輀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幷明器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南尹丞張普惠謂為太儉貽書

於沖叔整議其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京兆王繼為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祭以太牢

子欽守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後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郡河間邢摩納與

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冐食景裕風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

子嗟美之元顯入洛以為中書郎晉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賔客興和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譯諸經論輙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辠當死夢沙門教講經覺時如所夢嘿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以聞赦

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修國史遷國子博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酒劉廞講孝經黄門李郁講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

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蕭衍衍深躭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說解四時恒爾不以為倦武定四年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

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贈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虬父元紀並以儒學舉孝廉元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馥

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是振衣而起曰羌子弟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無不討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匪歷節氣後辰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騎校尉張洪盪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歷世宗詔令共為一

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主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為騎兵參軍後廣陵王淵北征復為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黄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為一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勲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禄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轉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景温子昇竇瑗為摘句後入為侍讀遷鄴之始起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都雖舊基址毁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職司學不稽

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碩學通
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户所宜訪詢令求就之披圖案記
考定是非參古雜令折中為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
造新圖田奏取定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
二年除鎮南將軍尋為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
將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乃奏
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騎常侍李諧兼吏部郎盧
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業興曰魏洛中委粟

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開郊丘異所是用鄭義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月也异遂不荅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說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

言出處甚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荅蕭衍親問業興曰聞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

季居於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之二公名為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五飛龍初可名為虎問意小乖業興對學識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

中候運行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
月為正業興對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
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
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正不
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但
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
助其沐椁原壤叩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貍首之班然

執女手之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為友業興對孔子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又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

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之中動有百數

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

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

事省詔右僕射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

議定五禮興和初又為甲子元歷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除太原

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年齊文襄王引

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

歷以五百為章四千四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斗分還以己未為元始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歷法術不同至於氣序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帖其家所有垂將萬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

人云但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齊受禪例降
史臣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

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魏書卷八十四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列傳第七十二○魏收書儒林傳亡用高氏小史補之

刁沖盧景裕傳全錄北史史氏論全用隋書儒林傳

論

梁越等傳叙顯祖天安初○天監本誤作太太安係高

宗文成帝年號今從帝紀改正

李業興傳以世行趙匪歷○趙匪本書律歷志作趙猷

北史同

魏書卷八十四考證

魏書卷八十五

齊 魏收 撰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温子昇

夫文之為用其来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喆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藴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

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為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
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
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
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
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
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
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
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

黜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嘆

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闕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卿李神儁光禄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渤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監為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為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

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

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㵎爲屬領樂安内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加安東將軍㵎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㵎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幷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南討絳蜀陳雙熾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為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餌寡術自春徂

夏三嬰溱疾雖桐君上藥有時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托名谿情寄之風謠矣天平初遷鄴又為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按傍汙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别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

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永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為東閤祭酒委以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修起居

注太昌初除中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冐竊官級為中尉所劾免官乃為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為錄義永熙末昕入為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為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

藻兼長凡紫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鬬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為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

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户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寃句因為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兖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為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温生淵怪問之景曰温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熈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

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於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為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為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為東北道行臺召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

轉感黃門郎徐紘受四方表啓答之敏速於淵獨沉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溢子昇取絹四十疋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覊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才子不

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収其才用豈懐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

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勅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臯寫子昇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

生於壯士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蕭衍客舘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為文襄舘客元僅

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怩乃推陸操焉

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

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乃餓諸晉陽獄食敝襦而死棄

尸路隅沒其家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為集其

文筆為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

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

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

以才名其為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虵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魏書卷八十五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列傳第七十三〇魏收書闕後所補

封肅傳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〇勵北史作勱

魏書卷八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魏書卷八十六

齊　魏收　撰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吴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之大者

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論斯蓋希矣至如溫牀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為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為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為楊難當司馬初苻氏亂琰為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勑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

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兖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

鄉葬焉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泰州刺史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真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真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横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

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宫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宫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

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辭官奉喪還洛復為長兼南中郎將卒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溫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奬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為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年哀慕不改為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勑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随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

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悲慟傍鄰昆弟雍和尊卑諧務安貧樂道白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人列稱樂户皇甫奴兄弟雖沉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黄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畿内大使

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英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窮困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推尋弗獲號哭

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毁悴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為隔絶承宗性至孝萬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黄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

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門閭甄其傜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墜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枢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墨眸形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堂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

冬中復有烏巢於崇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盖上智禀

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理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魏書卷八十六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列傳第七十四○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按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叙目幷傳與正史及諸書目次序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目錄與小史同九齡撰錄皆在殷仲藏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為据故同之

魏書卷八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魏書卷八十七至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温汝适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希旦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錄監生臣蔣劇甡

魏書卷八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元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閒自日入慕之者益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

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賔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徃復聲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値狂豎肆虐勇志壯厲不為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為上大夫策

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為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為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黄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期親文德祖父苗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

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
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為兖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
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
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
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
一婢産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
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

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因節義以為主簿

王元威恒農壯陜人也顯祖崩元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踴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元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元威不勝悲慕中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元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元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元威釋服

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為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至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勑勒部人蛭拔寅兄地干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誣己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

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渇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内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

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内之叢石之中兵脇之曰汝能為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為魏鬼不為汝臣至羅彌怒絶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從之積三歲乃得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生河内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者皆為

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家財殯葬為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

為伯為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
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據城南
叛悦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
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叙
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

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奬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部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眗城歸欵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勲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

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来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

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壯救不來豈若歸款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為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豎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

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
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
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為蕭衍將韋休等所虜
面縛臨刃巡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登厲聲唱呼但
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
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為賊將所獲執女等巡
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

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為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盡禮買木為棺手

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其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柏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魏書卷八十七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

列傳第七十五○魏收書亡後人所補

于什門等傳叙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葢希行之者實寡○首九字訛舛不可推尋

魏書卷八十七考證